

## 匹马行将久

■胡椒

如果我们暂时回归黄泉可滋养那沃壤中的生命，我们，对结局便感到心满意足。——《干燥的塞尔维吉斯》艾略特

这辆小车是当初小胖的座驾，是她上下班的代步工具。2019年小胖过门的时候，我们本着节俭的原则，这辆小车也算她过门的嫁妆。

我自己名下无车，往常用车就跑去借用父亲的CRV，怎奈那辆车油耗太大，我这干瘪的钱袋子供养不起。小胖说，你可以开我的车啊，1.0排量，省油。

我抱怨，你这小破车是手动挡的，我有多少年没锻炼了，手脚生疏还怎么离合挂挡呢？

于是小胖就打算卖掉这辆手动的破车，换辆自动的新车。

2020年疫情爆发，民生凋敝……我考虑着以后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，能省则省，就留下小破车继续使用。那时候我们常常要去山后居过夜，这段从城里到山村的20公里路程就成了我重新开始手动驾车的校场。起先需要小胖陪驾指导，我也常常因为熄火和挂不上挡而手忙脚乱。某次在一个上坡的红绿灯，我就是踩不住离合器的脾气，许多次熄火起不了车，眼看着绿灯转红又变绿，后面的司机急了狂按喇叭。后来换了小胖救急才摆脱了困境。

磨合相处的时间久了，我也逐渐摸清了小车的脾气秉性，熄火也不常有。后来胆子渐肥，可以摆脱小胖的督导而独自驾驶小车上路，一生二熟，现在似乎和这辆小车有了人车合一的境地。

疫情开始后，在各地打尖住店都需要核验健康码行程码甚至核酸，我又是很懒怕麻烦的性子，于是就开始裹个睡袋在小车里过夜，先是在后排座位睡，发现小车实在是大小伸不开腿，只能蜷缩着膝盖，一夜起来腿脚酸痛都站不起身，后来换到副驾驶室睡觉，座位放倒，斜躺着睡觉，虽然无法躺平，倒是一双腿脚能屈能伸，舒服许多，睡觉体验颇佳。上到繁华街市，下到偏僻荒野，深夜天黑，随停随休息，省却诸多麻烦之际还能省下一晚上的房钱，一举两得。

2020年秋天，我和小胖计划自驾这辆小车到四川重庆，岳丈与大舅子都不相信这辆小破车还能跑长途，嘲笑到时不要抛锚在路上。事实证明小车不仅完全可以胜任长距离奔袭的能力，而且1.0的小排量在川渝山地的陡坡爬坡毫不费劲。

2021年深秋，我行车至太湖畔，在某个小渔村驻车不动，小车成了旅途的行宫。出行就用随车自备的折叠自行车，每日骑车环湖游逛拍摄，天黑了就回到小车煮面休息，嘴馋了就去左近的小镇订个快餐和零食。如此一周，开销不过百元。外面疫情闹得凶，倒没有人来查验我的核酸和健康码，落得清静快活。

2022年春节，各地疫情防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。趁着48小时核酸的新鲜劲，驱车入境山西。为了防止被封控的意外，我在小车内贮备了半个月的食物和饮用水。春节天寒，落雪后夜里气温会降至零下十度，晚上睡前，烧点水泡暖脚，洗漱完车门一关，裹进睡袋就是温暖的梦乡。

2022年国庆节后，我驾小车上九华山，避开山前的许多收费停车场，兜兜转转在后山找到个当地村民的免费停车场后，小车再度化身“避暑山



小车网络图。

庄”。白天我进山寻仙访道，晚上回车里睡觉，几天时间几乎把大台灵峰一带的前山后山都跑遍了，逃票小路都找出好几条。一路上无缘仙道，倒是好几次邂逅九华山的野猴群，蛮横不讲理，想给它们拍幅相片差点相机被抢。半山小卖部的阿姨提醒我要小心猴群，它们偶尔会群殴围攻落单的游人。她的小卖部养了一只小泰迪，附近还有几只居留的野猫。有时候猴群会偷袭她的小卖部，矿泉水都不感兴趣，专抢脉动激活这些饮料。野猫身手矫捷，往往能逃开野猴的追击，可怜的是她的小泰迪，被猴子暴揍过好几回了。

到了晚上，在小车的行宫里无有太多的娱乐，无非就是音乐与阅读。白日里行走疲累，身体是早早困倦，熬到瞌睡虫起，常常也不过七八点钟，有时候凌晨醒来，亦才四五点钟，尚是黎明前的黑夜，倒是思想异常活跃，无所事事，就坐着胡思乱想，大多是关于行望路上的见闻，交织着想象与梦境，设计着某些鬼马的思路与内容。

如此看，白天是我的身体行走于各处的土地，见闻一出出的人事与景观，到了夜里，身体蛰伏，精神出窍，搭乘音乐书籍，或是夜深时的宁静，上到太虚圣地，下至幽冥地界，三山五岳，牛鬼蛇神，无所不见。无论昼夜，我似乎都在行望的路途。

朋友们见过我的小车，都会诧异这辆小车，大老爷们坐久了都费劲，你怎么还能躺着睡觉？倒也无他，唯身熟耳。

小车小车，小即是优点。不管是山东熙熙攘攘的马路大集，还是川渝狭小逼仄的田间小路，亦或是各处窄桥的限宽限高，这辆小车都能畅通无阻。小车还有个优点就是足够低调，驾驶这辆车行走各处，各地乡亲甚至都懒得抬眼瞧它一眼。长光老哥曾和我说，不敢开着自己的保时捷下偏僻的荒村野岭，以为太过招摇招惹麻烦。我笑说，开这辆小车全没有这样的烦恼，看见从这小破车里下来一个邋邋大汉，不论是心存劫财还是劫色的歹人，势必都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

某次带妻子驾车去福建，途经苍南，雷哥热情款待给开了酒店房间过夜。那天我驾小车开进五星酒店的停车场，停在一众宝马奔驰特斯拉保时捷中间，宛然鸡立鹤群，丝毫不怵。停车场的保安看着有些发懵，感觉是我这辆车让整个五星酒店都掉价了。

小车也有缺点，就是底盘太低，遇到颠簸的道路不能呼啸而过，只能挂上一挡小心翼翼地摇摆跳舞。遇上某些路况不好的土路，保险起见都要停车步行前往。

2023年疫情开放，上半年带着小胖驾车一路往北，历经五省十八地终至山海关作罢。下半年为了拍摄《一方自然》的素材，蹭国庆免费的高速

路直抵黑龙江的齐齐哈尔，以此做起点，征转东三省一月有余，之后在大连南渡渤海，开始第二阶段两山（山东山西）两河（河南河北）区域的拍摄。连月征转，风餐露宿，我与这辆小车朝夕相处。

生日那天，风雨大作，我行至山东招远，晚上出去馆点了碗鸡蛋面，餐后馋嘴想给自己加个鸡腿都找不到店，只能作罢。因为日间行走淋了风雨，于是返车取了洗浴用具到澡堂子冲澡，刮了留长的胡子。一切忙好回车里躺下，时间不过晚七点，裹上睡袋，音乐响起，伴着车窗外的风雨声，秋黄的叶子不住摇落在因雨水氤漫的车窗。我与小车道过晚安，沉入梦乡。

后来行至东营黄河口，接小胖住院急电，只得中止拍摄任务，于凌晨五点起身，煮茶煮鸡蛋泡麦片，简单充饥后驾小车上高速时东方天际业已发白。导航显示里程将近1400公里。我轻拍方向盘呼唤小车，马啊马啊，今天要辛苦你带我回家了……言之恳切，大有当年刘玄德马跃檀渊时呼唤他的卢马。

打火启动，发动机呼啸轰鸣，好似嘶鸣的奔马，从早上六点一直跑到晚上八点，日行1400公里，朝发夕至，将我从东营黄河口带回温州。晚上将车在医院停车场停下，我专注一天的身体好像突然散架，晕眩，耳鸣，眼花，胸闷，背麻，肝痛，腰子痛，膝盖痛，手脚冰凉……我一度以为这是要猝死的征兆，我想起长岳以前那辆小车在引擎冒烟后，整个驾驶座仪表盘的警告灯都在闪烁……我感觉很好笑，自己现在就和他那辆车一样，身体各个部件都在闪烁警告。

我坐了一会，似乎又熬过了一关劫难。我拍拍小车的方向盘，马啊马啊，你还能继续再跑1000公里都没问题，但我好像已经是到极限了。抱歉抱歉……

下车，感觉身体似在腾云驾雾。上楼，见到小胖，坐在病床上偷吃雪糕，状态比我好。

后来我和长岳说这段濒临“猝死”的经验，当时我竟然什么都没想，没想父母，没想小胖以及她肚子里的崽，更没有回忆起自己一生，啥乱七八糟的都没想，唯独想起你当初那辆小破车，引擎冒烟，各种警告灯狂闪。画面看着美好，好想笑。

小胖这辆小车交到我手上时候，里程表跑了两万多公里，我驾驶它三年来征转祖国大江南北，现在已经快到十万里程。它算是小胖过门时候的陪床小丫鬟，似乎我现在与这小丫头如胶似漆地好上了。

李峰提议说哥们几个众筹给我买辆大点的至少可以躺平睡觉的汽车，心领过慷慨的好意，如今我是真舍不得抛开这小车，它与我一同行望过太多的地方，见闻过太多的事情，相处过太多的朝夕……

■八爪

—

天气的确很热。都快立冬了，南方气温还都在28摄氏度上下。年初疫情放开，第一次去了汪曾祺故乡——高邮。这是个苏北小城，1月份去，是穿羽绒服。深秋第二次拜访高邮，却一身T恤短裤。动车上空调十足，不禁喷嚏连连。“扬州东”下车，再倒另一班动车到高邮。入住“汪家客栈”已经是夜里10点了。

客栈隔壁，就是汪曾祺纪念馆。周一纪念馆闭馆，周二一早去：登记、套鞋套、参观。“向右 向右”，保安告知参观路径……回到换鞋套处，向左，是纪念馆文创区，有两排到顶的大书架，放着汪曾祺各种著作。还有文化T恤衫，茶杯、杯垫等文创商品。靠墙大书架边上，有一个小小书架，玻璃上装了锁。看看有啥：《张抗抗代表作》《沈从文名作欣赏》《全宋词钞》《海陵王》……这是汪老头自己的书架。书架下层比较宽，放16开书籍。《文白对照廿五史》《辞海》《南菁校友录》《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》……中间居然有本《洞头县志》（洞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一版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刚好纪念馆馆长姜红兰女士经过。请她帮我开了锁，姜馆长告知：2017年6月16日，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，高邮市政府举办了一个仪式，为汪曾祺纪念馆开工。在仪式上，汪曾祺长子汪郁代表先生子女，把汪老生前的书房整体捐赠。

二

汪先生到过洞头，后者当时是海岛县，现在已经是温州市直属区了。徐强《人生百味——汪曾祺年谱》（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年3月第一版）中写到：1995年10月底，应温州市瓯海区之请，由作家、书法家组成的瓯海采风团赴瓯海采风。11月上旬，结束瓯海活动后，从温州乘坐高速客轮，赴洞头继续参观。洞头县文化局、洞头县文联1997年11月印行《百岛彩贝：名家笔下的洞头》一书，收录采风团来洞头采风的作品多件，其中有汪曾祺（与施松卿合署）《百岛之县——洞头拾贝》一文。

洞头区原文联主席邱国鹰在《且借名家如椽笔 畅写百岛千般美》（《温州日报》2021年4月21日）文中写到：

汪曾祺老先生是1995年11月上旬，随“在京文化名人洞头采风团”来洞头的。在这批北京名人大咖中，汪老最引人注目：一是作家中他年纪最大，但涉沙滩、登礁岩、看民兵演练，一步不落。二是他书画兼擅，人又随和，不顾白天考察劳累，晚上又是题字又是作画，来者不拒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

汪老夫人施松卿陪同前来。她是福建人，我和她用闽南话交流，一点也不困难。

吃饭时，她指着一样一样的鱼虾贝，和我核对名称，龟足啦，辣螺啦，黄瓜鱼啦（大黄鱼的闽南语叫法），叫法一丝不差。谈得高兴，她不时发出笑声，汪老也跟着点头。是呀，洞头许多住民的先祖，来自福建，语言、习俗保留得较为“原生态”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我和汪老夫妇俩谈得挺欢。

三

作家来某地采风，回家还要交命题作文。汪老也不例外。邱国鹰在文中还写到：“返京后，汪老寄来夫妇俩共同署名的文章《百岛之县——洞头拾贝》，施松卿的名字摆在汪老的前面，还郑重其事地加了执笔两个字。”

来到一个陌生之地，回京还要交作业，必须带点参考资料回去。地方志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何况，汪老有这份心，也有这个好习惯。《杨慎在保山》开篇：“我到保山，有一个愿望：打听杨升庵的踪迹。我清市文联的同志给我找几本地方志。感谢他们，找到了。”文中就讲到了保山《康熙通志》和《永昌府志》。

笔者问邱国鹰老师，当年汪老来洞头，这本县志是您送的吗？邱老师告之，当时他在洞头县文化局任局长，兼任县文联主席。县里送给贵宾每人一本《洞头县志》，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县情，写文章时参考。

四

《洞头县志》“军事”篇章讲到先锋女子民兵连，讲了两个故事：“女民兵在汪月霞带领下，经常帮部队施工搬石头、搞副业生产和洗衣服等。当地驻军六连在虎头屿施工，时值炎夏，恰遇风暴，断了淡水，汪月霞等7名女兵冒着9级大风，驾驶一条帆船，与风浪搏斗了一夜，为施工部队送去80担淡水。六连养殖海带用的棕绳烂掉了，一时买不到，28名女民兵剪下自己辫子代偿。”

汪曾祺《百岛之县——洞头拾贝》中写到：“在女民兵连长汪月霞带领下，她们帮助施工部队搬石头、洗衣服。盛夏大风，部队缺淡水，汪月霞等七名女兵驾了帆船，与风浪搏斗了一夜，终于送到八十担淡水。六连养殖海带用的棕绳烂掉了，二十八名女民兵毅然剪下自己的辫子代偿。”

汪曾祺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，他对方志是很重视的。《三圣庵》里写到：“前几年我回家乡，翻看旧县志，发现志载东乡有一条灌溉长渠，是铁桥出头修的。那么铁桥也还做过一点对家乡有益的事。”《吴三桂》开篇写到：“高邮县志办公室把新修的县志初稿寄来给我，我翻看了一遍，提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。”

汪曾祺说过：“古人云：‘开卷有益。’有人反对，说看书应有选择。我觉得，只要是书，翻开来读读，都是有好处的，即便是一本老年间的黄历。”

## 夜行

■孙建丽

作协采风总有理由错过。说要去黄檀碇，很心动。问外子，他说要上课，无法排出时间，遂只能作罢。谁知外子当天接到陈友中老师电话邀请，感觉无法推拒，就挤出时间，等我下班载他前往。不巧车送去保养，只能借用妹夫的车。妹夫的车已旧，且车灯黑暗，一灯损坏，成独眼龙车。刚出门时天色还微亮；从城外到城内一路堵车，天就黑了。

上山的路虽不陡峭，却是我第一次开夜路上山，还在车灯不亮、远光灯打不开的情况下下。这让我很紧张。幸亏山路很清静，没车没人。我盘算着慢慢开总会到。天色如泼墨般，眼前只剩下两山的黑影，弯曲的山路，还不到百米的视野。导航不时响起“前路连续转弯，请减速！”的声音，声如鬼魅。有一段路出现薄雾，夜的气息越来越浓。车越开越慢，仿如盲人行走，行道树却迅速往后退。

外子说这路上两个人太少了。我回应说少点才好，我可随心。其实可怕的不是没人，可怕的是人多，我最怕人了。只能说对人的敬畏是从工作以来养成的习惯。

山路弯弯绕绕，趑来趑去，让我已经完全遵从了导航的指挥，麻木跟随，心随之一起落落。然前路还在曲折，舞蹈，蜿蜒不断，不由怀疑是否被导航导歪了路。

连续几个急转弯，连导航都沉默了。前面突然出现昏暗路灯。车终于在最后一个急弯后旋回平地，感觉眼前有点熟悉的样子了，喜不自禁告诉外子已经到达目的地。这时导航也响起了终点提醒。嘿天！抹黑开车总算没开错地方。

黄檀碇来过两次，村口已经没有记忆中那条溪流了。横在溪涧上的石板桥、石步碇也淹没在岁月中。村口正在修葺，为打造旅游区，而失去了一些原始的、记忆深处的情景。不过山路依旧，泥田还是依旧。走的是熟悉的路，天还是太黑了，只能认眼前路。前方隐隐传来音乐声，是伙伴们在那里等我们了。

通往四合院的石头路，就是我们一家子多年走过的那条路。那年儿子还小，三四岁

吧，坚持穿着他姐姐退下来的红皮鞋，在石头上蹦蹦跳跳，令人无法直视。曾经在这座古屋前极具特色的外墙拍下照片。儿子在院门前的石臼里站立，也有留影。而当年快要倒塌的古屋被修葺一新。挂上红灯笼，点上篝火，邀四方好友，是相聚闲谈的好地方啊！院子两边有秋千，坐上去微微晃荡，听友人高歌，吟诗，喝点儿小酒，时间不觉就过去了。

晚了，问民宿东家要了间房，卸下锱重。房间也极具古味。询问老板是他的祖屋吗？回答说是的。本还想问以前是不是有个老爷爷在这座古屋里住着，想想会勾起一个在外多年浪子的伤心事，也就作罢了。当年来黄檀碇，几乎不见一个青壮年，孩子也不多。留守的老人守着一座座快要倒塌的老房屋，应该是无奈离家的伤处吧。主要是我自己也记不清是这座房屋，还是隔壁的那座古屋了。

一夜闻着木头香睡得极好，许是昨日累了，许是有回到老家的感觉。天微亮，自动醒。拉开遮挡窗户的竹帘，外边已经却还是很安静，昨日围着篝火狂欢的人都还在梦乡里。可我却必须起来去加班了。

外子送我出门。院子里木头燃烧的灰烬被主人家收拾干净了，狂欢的痕迹也不明显。用手机拍下了这个场景，有些留恋。打开木门，门口的石臼在白日里具体起来了，确实是和儿子一起走过的地方。石头路，狭小弯曲，也是曾和一帮驴友边走边嬉笑过的地方。我们的老护士长带头走在前面，后面一排小年轻跟随，像老母鸡带小鸡仔般，那场景很让人有狂妄的冲动。往日情景不再重现，这条小路却还在这里，远山也在薄雾间。这一切熟悉的景色都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依依惜别，望有缘再会。再与至交好友，爬爬黄檀碇的山，看看飞溅的瀑布依旧这样倾情。车开出黄檀碇，在山路间轻快地行驶，又开启导航。这次感觉很快就出了村了，与昨晚走的却是两条路，出口居然是中雁荡。导航这是给我选了条最快速线呀！

往日如梦，仿佛一场文学的夜行，需要灯光指引，有篝火，有座谈，交流互鉴，有老师们对文学的痴迷。

■张新文

上次回故乡，被故乡的一段路震撼了。

这是一条我们县城通往市里的公路，最早是从我那儿穿村而过，后来改道绕村而过，如今这条路又变成了高速公路。这条路在变宽、变高、变美的过程中，可能是因为工程设计的需要，在我们村就留下了一段不足百米的公路原貌。

初冬的傍晚，我在这段老旧的公路上遛弯，看着不远处高速路上车来车往，心里涌出无限的感慨，老路与新路同时在这里存在着，一个孤寂无语；一个喧嚣高歌。

老路，是一段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它承载着旧的时光，它穿越了无数个日夜，见证了无数个故事的发生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遗忘的时光。

阳光洒在公路上，金黄色的光芒照亮了每一寸土地。那些被风吹过的日子，那些被雨淋湿的季节，都在这条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变得不再那么重要，人们总是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日子。

## 公路上的旧时光

那时的我们，还年轻、懵懂，骑着单车，沿着这条公路，一路向前。我们的笑声、我们的梦想，都留在了这条公路上。那时候的天空是那么的蓝，那时候的风是那么的轻，那时候的心情是那么的简单。我们以为这就是永恒，这就是生活。

记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，一下雪这条公路就变成了泥路，所有的车辆就“趴窝”了，后来变成石子路，变成柏油路，这条路上的车才正常地跑起来……化雪的时候，晚上会更冷，草屋的屋檐下齐刷刷地结着一排冰锥，冰锥很长，草屋低矮的时候，我们伸手都能够得着。那天早晨我和邻居家的梅花去供销社买供吃的猪油，没有作家笔下洁白玉脂般的猪油那么美好，其实只是毛油，有些暗淡，有些黏稠的那种。我俩每人套上线织手套，手里拿着一个大的茶缸，说着，笑着走在这条路上……离村远了，我们有数不完的话，快乐得像个出了笼子的鸟。

忽然，她双手垂下，“啊！啊！”几声，我才发现茶缸粘在了她的舌头上。“天这么冷，你怎么敢用舌头去舔茶缸呢？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这

下该怎么办呀？她用手比画着，意思是我用力把茶缸取下来，严格地说是“撕”下来。我胆子小，我怕见到血，我面对着梅花摆摆手。我知道梅花胆子大，连男孩都不敢骑驴，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骑了上去。她很蔑视地看了一眼我，依然眼睛都不眨，这次她双手一用力，就把茶缸拿下来，血，瞬间从她的口腔里流了出来，没有流出来的是她的眼泪。她连吐了几口，路边洁白的雪地上就开出了几朵美丽的梅花，她的果断，她的勇敢，她的坚强，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那天我看梅花比平时还要美！

如今，年轻已是过去式，我和梅花已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着，岁月已经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。再次踏上这条老旧的公路，却发现已经找不回当初的感觉，那些曾经的欢笑、那些曾经的梦想，都已经变成了回忆，我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怀念，怀念那些旧时光，然而，正是这些旧时光，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。

公路上的旧时光，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，它让我明白，时间虽然会流逝，但那些美好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。